

苕楚

□朱蕊

朋友圈看到友人贴出猕猴桃图片,猕猴桃装在竹篮里,一个摞着一个,层层叠叠一篮子,像刚刚从枝上摘下的样子,与我们在水果店买来一颗一颗被分装在塑料格子篮里又装在礼品盒里的样子迥异。友人说,“又尝到了儿时的味道。亲们猜,这是什么?”有点奇怪了,猕猴桃不是什么难见到的东西,为何要猜?难不成不是猕猴桃?放大照片看,确认无误。

友人年龄与我相仿佛,我与她的童年应该是一个时代,但我在儿时确然是没有尝过猕猴桃味道的,因为上海的水果店里没有这款水果。那时,苹果是黄焦和青焦,还有国光,装在竹编的小果篮里出售,竹篮盖子里覆一张红纸,纸上商店名称,这是礼品包装了,一般自己吃的就简装,称好放进纸袋里。梨有鸭

梨砀山梨莱阳梨等,品种蛮多,还有香蕉橘子诸类,这些大路货水果总是有的。比较特别的是那时跟妈妈到她闺蜜家玩,那阿姨家有院子,院子里有无花果树,来得巧时,无花果正好成熟,阿姨就摘了无花果给我们吃,这感觉好奇,突然与一颗植物有了直接的联系。其他,季节性的水果有枇杷,苏州东山枇杷上市时,总也是要买来吃的,为了剥枇杷皮,总是被汁水染褐了指甲……至于现在都能吃到的南北果品,比如新鲜大枣、芒果荔枝榴莲菠萝蜜山竹等,那时只能存在于书本或者图片中。能吃到东山枇杷,也是因为苏州近吧。

搜遍记忆,确实没有猕猴桃。吃到猕猴桃的时候,它叫奇异果,是新西兰进口的,被赋予维C之王的美

马陆塘畔

称,几元钱一颗,买一大盒也就十几二十颗的样子,着实不便宜。但却是友人儿时的味道?只能说我和她不在同一时空吧?或者,同时间却不同空间。她的家乡有土地有植物,她的儿时可以尝到植物丰厚的产出,比如猕猴桃,那时中国人还没有将它视作水果(商品),它仅仅只是“野果子”。

而猕猴桃其实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我们的土地上,甚至它的形象美丽地存在于《诗经》里,在《诗经》里它有着好看好听的名字,叫“苕楚”,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有美好的联想,似乎是长长的藤蔓,摇曳着楚楚动人的身姿……“隰有苕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乐子之无知。”隰有苕楚,猗猗其华,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家。隰有苕楚,猗猗其实,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室。”诗意一唱三叹:低洼地上长着猕猴桃,蔓长藤绕枝叶繁茂,鲜嫩润泽长势大好,羡慕你无知无识无烦恼。低洼地上长着猕猴桃,婀娜多姿花儿美丽,鲜嫩润泽长

势大好,羡慕你没有家室拖累。低洼地上长着猕猴桃,果实累累挂满蔓条,鲜嫩润泽长势大好,羡慕你不需要照顾家室。这是先秦的创作者在慨叹人不如草木快乐。但用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观点来说,子非苕楚,焉知苕楚之一定快乐?苕楚亦有愁绪也未可知。这好像是要和古人抬杠了。

因为有了古人的赞美苕楚,我们知道苕楚在我国生长的历史之悠久。此诗录于《诗经·桧风》,桧应该在河南一带,有人说苕楚本来是生长在秦岭山区的一种野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猕猴桃“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桃喜食,故有诸名。”据说19世纪初,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这个藤本植物,带回去培植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一个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得到了一包猕猴桃的种子,并带回了新西兰,交给专家培育。幸运的是,这包种子里,既有雌性种子,也有雄性种子,猕猴桃很快就开花结

果了。新西兰人将此果命名为“奇异果”。上世纪90年代此果出口到中国,使一般食客以为它是外国果。

现在在我国各地都有猕猴桃的种植,记得前几年去四川参观过猕猴桃的种植基地,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加大经济植物的种植,那次去看到,满山漫坡的苕楚,婀娜摇曳着曼妙的枝蔓,并盛开着嫩黄色的花朵,景色漂亮极了。当地的农民脸上也笑开了花,有着等待丰收的满满喜悦。

有都江堰的诗人朋友,他自己家种植猕猴桃,我每年都能吃上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陕西西安周至更是猕猴桃之乡,西安的朋友也会寄来她家乡的“最好的猕猴桃”。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吃着朋友们送的猕猴桃,甜甜的,想象着苕楚的样子,美美的。

只是,一直好像有一种遗憾,似乎错过了什么。这也是我一直羡慕与土地和植物有亲密关系之人的缘故。

走

□草莓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最喜欢我自己的轨交11号线——腿。半小时以内的路程对我来说都是迈开腿即可轻松抵达,又自由又快乐。其实也就是现在正流行的Citywalk,姐已经Citywalk很多年,也是走在时尚潮流前面的人呐。2023年,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于我而言,就是“走”。

一年四季,除恶劣天气在室内跑步机上快走之外,基本上我都晚饭后出门走走。穿过一排排沿街店铺的烟火,走到家附近的口袋公园。公园有风景也有故事。春天,银杏树林绿得发光,举着一片片翠绿的扇形小叶,比起秋天的金灿灿是另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步道上有人跑步有人快走。记得某个夜晚,一位奶奶带着两个大头孙子,大的在骑小自行车时摔跤了,小的还在姗姗学步,她顾此失彼,神情慌张。我猜她一定后悔了,以后再也不会同时带两个孙子出来遛。春、夏、秋三季的晚上,气候适宜,公园里人气很旺,以锻炼身体为美好目标的人各各的拿手行当,唱戏、跳舞、走路、做操……还偶遇过一对黄昏恋的老人坐在凉亭里旁若无人地接吻。老了还可以谈

恋爱,真好。快走一圈后,微微出汗,心情愉悦。临回家前我会逛进超市里买盒牛奶或鸡蛋。路走了,风景也看了,东西也顺便买好,这一天虽平淡也喜乐。

平日在家的周边走,到了周末,半径扩大。有时,独自走25分钟去影院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据说这是孤独等级四级,但我却很享受。2023年我看了二十多部电影,私以为拍得最好的是《奥本海默》,把科技、战争政治与人性分析得透透的。然而给我最多养分的却是一部非常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热烈》,一个热爱跳街舞的穷小子,一个失去挚爱、热爱唱歌的妈妈。看儿子太拼,妈妈心疼地说:“不可以,也是可以的”,那一刻,我被击中,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内卷,放轻松,不可以,也是可以的。谁说一定要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事无成地过好这一生难道不是一种成功吗。今年过年,我要敬一事无成的自己一杯。

周末还会跟着去单位值班的先生(地点在外滩)一起出门。从外滩开始Citywalk,处处皆风景。有几次,我从十六铺码头出发,一路向北,黄浦江左岸看外滩老建筑、右岸看陆



马陆塘畔

老家的油菜花黄了
邵新福 摄

家嘴的繁华,经过英雄纪念碑,直走到外白渡桥。不过桥,往西,漫步在苏州河畔,能走到外滩源,那里有许多网红打卡拍视频,还有人在拍摄纱照。这儿还可以定制旗袍和高级西装。过桥,也是沿苏州河西行,可以解锁一座历史优秀建筑——上海邮政博物馆,我买过一叠明信片收

藏。在信息如此迅捷的今天,博物馆里展示的各种邮戳、邮票、邮筒等曾多么熟悉,承载过多少代人的青春与希望。就在想,人类总有一天也会为今天的快递、外卖包裹建立博物馆吧。

回望2023这一年,平均每天以5000步计,共走路约一千一百公

里,相当于从上海走到福建厦门,不禁要为自己鼓掌。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生活的这座城市里行走,但有个导航APP年终总结我这一年曾到访过七个省市,最远的是西藏。不敢相信,点开一看,准确无误。原来我们走过的路,看过的花,喝过的酒,爱过的人,都是有迹可循的。

忆老沈伯三两事

□遇风

老沈,曾经是我的一个老领导。2020年意外过世,现在回想起来,老沈的朴实厚道让人难忘。

老沈出生农村,做过生产队长,用乡下话讲是,一个泥裤脚长一个泥裤脚短,是干庄稼活出身的。我认识他时已经50多岁,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由于相貌性格具有长者之风,一般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沈伯伯,我也随大流,再加上他年纪比我父亲大一点,私底下叫他老沈伯。别人叫他老沈伯时,他总是语气和善地回应一声“哎”。

20年前,我考公职到某区机关没多久时间,组织安排我在属于老沈分管的口子,此后近两年时间,一直在老沈主任身边工作学习。

记得工作中对口联系单位比较多,需要和财政、税务、经(商)委、农委、统计、工商等部门打交道,虽然老沈骨子里不愿意过多打扰,但由于工作关系,加上有些是上级布置的规定动作,又或是上级单位来调研视察,工作中还是时常去委办局、街镇、基层单位,也需要他们安排去企业视察或执法检查。我作为工作人员,得以跟着参与各种调研活动。

那时间我初出茅庐,是一张白纸,每一次去外面调研,都能了解不少信息,学到不少知识,也接触到各类人与事。基层单位对老沈非常尊重,一般都由主要领导亲自出场接待,面对面汇报交流。

老沈对农业特别有感情,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被组织选送到上海农学院深造。他曾经在政府口分管过农业,到人大后也经常到农业技术中心、梅山猪养殖基地、刀鱼育种中心等农业领域调研工作,甚至带着我们一起去屠宰场、高速道口检查食品安全检疫工作。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的第一次代表视察,就是到外冈、朱桥、华亭等北片地区察看万亩良田情况,了解国家稳粮基金和基本农田补贴发放情况。他关注嘉定特色农业发展,退休后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马陆葡萄实施标准化种植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并在嘉定报上刊登发表。

老沈当过县委办主任,又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所以他在公务中讲话“接地气”,官话套话极少,看待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也非常审慎,往往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轻易下判

断。他对待文字材料同样一丝不苟,一篇材料稿要反复推敲。记得我第一次起草的一篇调研材料,是关于政府采购法的执法检查报告,老沈在办公室里认真审阅,仔细修改,连一个不规范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改好之后他把我叫过去,逐字逐句地和我说明修改之处及相关依据。我当时感觉他就像语文老师批作文,既是审稿把关,又是引导我这个新进机关的“菜鸟”注意写作技巧,规范用词行文。

老沈明白,像我这样的“三门生”(家门、学校门、机关门)阅历简单,经验匮乏。所以,在平时相关课题工作开展中,他会时不时给我介绍一些工作知识和对策建议,让我融合到后期的文字材料中。

2004年,由于上海市区两级财税体制调整,上海市大众汽车厂等一批市属企业单位税收属地化,市财政局核定以2004年市属税收为基数,在此基础上增量部分三七开,对此,2005年区镇两级财税体制也要做相应调整。老沈受区委主要领导委托,和统计局、财政局一起,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方案。为此,他带队先后到税务局、财政局、南翔镇、华亭镇、工业区等单位调研,调研区镇两级税收分成的现状及未来调整比例。期间,老沈亲自设计了一张需要A3纸打印的统计表,区镇两

级税收结构及分成比例在表上一目了然,也对接下来如何调整改革提供了数据支撑,我记得当年地方所得税增量部分,区镇两级财政按照三七开来分成,工业区华亭镇则二八开。后来,调研方案得到了区委区政府认可,并在2015年正式实施。在此过程中,我参与打打下手,组织一些调研活动,由于原先对基层财税知识一窍不通,跟着老沈调研的过程,学到了不少基层财税方面的知识。

老沈当过市人大代表,履职期间参与解决了嘉定老百姓最关注、最期盼的一件事情。2005年初,他带着我们去了交通局、市容局等单位调研,研究沪嘉高速取消收费所面临的问题困难,以及操作层面如何设置道口,以区分本市及市外车辆的收费问题。调研后,他牵头起草了关于取消沪嘉高速出入口收费的建议,分为案由、案据和建议三个部分一一阐述,做到有理有据,其中案由内容中提出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从1988年开始通车收费,到2004年为止,收取的费用应该已经数倍于原来的投资,早就应该取消收费了。作为那一届市人大代表,他连续四五年在市人代会上提出这一代表意见,久久为功,始见成效,终于市里交通主管部门被打动,2008年沪嘉高速先是收费减

半,2012年1月沪嘉高速停止收费,全部免除市区往返嘉定之间车辆收费。这件利嘉利民的“大事”终于圆满告成了。

退居二线后,老沈有空也喜欢写写文章,因为他不善电脑上打字,所以他写的文章如《玉虹桥啊玉虹桥》《陈家山印象》等等,是我帮他打的字,后来这几篇文章都在嘉定报上发表。有一次上午调研结束早,老沈让驾驶员开车顺路弯到菊园皇庆村一村民组,下车寻找陈家山园林旧址,虽然已经看不到当年荷花池的景象,但老沈还能指出破败池塘的遗址,当年是嘉定非常有名的私家园林。若干年后,菊园新区重修陈家山荷花公园,恢复了当年荷花池的风貌,成为了嘉定一个新的休闲去处。

斯人虽去,风范长存。老沈伯,蒙您熏陶,记忆弥新,感恩于心,向您致敬!

(老沈年轻时善饮,人称“沈一斤”。我刚到人大工作那会儿,他酒量有所退化,但还是能喝半斤多白酒。他酒风很好,与朋友相聚,总是客气地陪酒,虽然酒量好,但他从不劝酒。老沈还喜欢摄影和收藏,作为退休后的业余爱好,他喜欢拍摄风景,也利用业余时间收藏各类石头。)